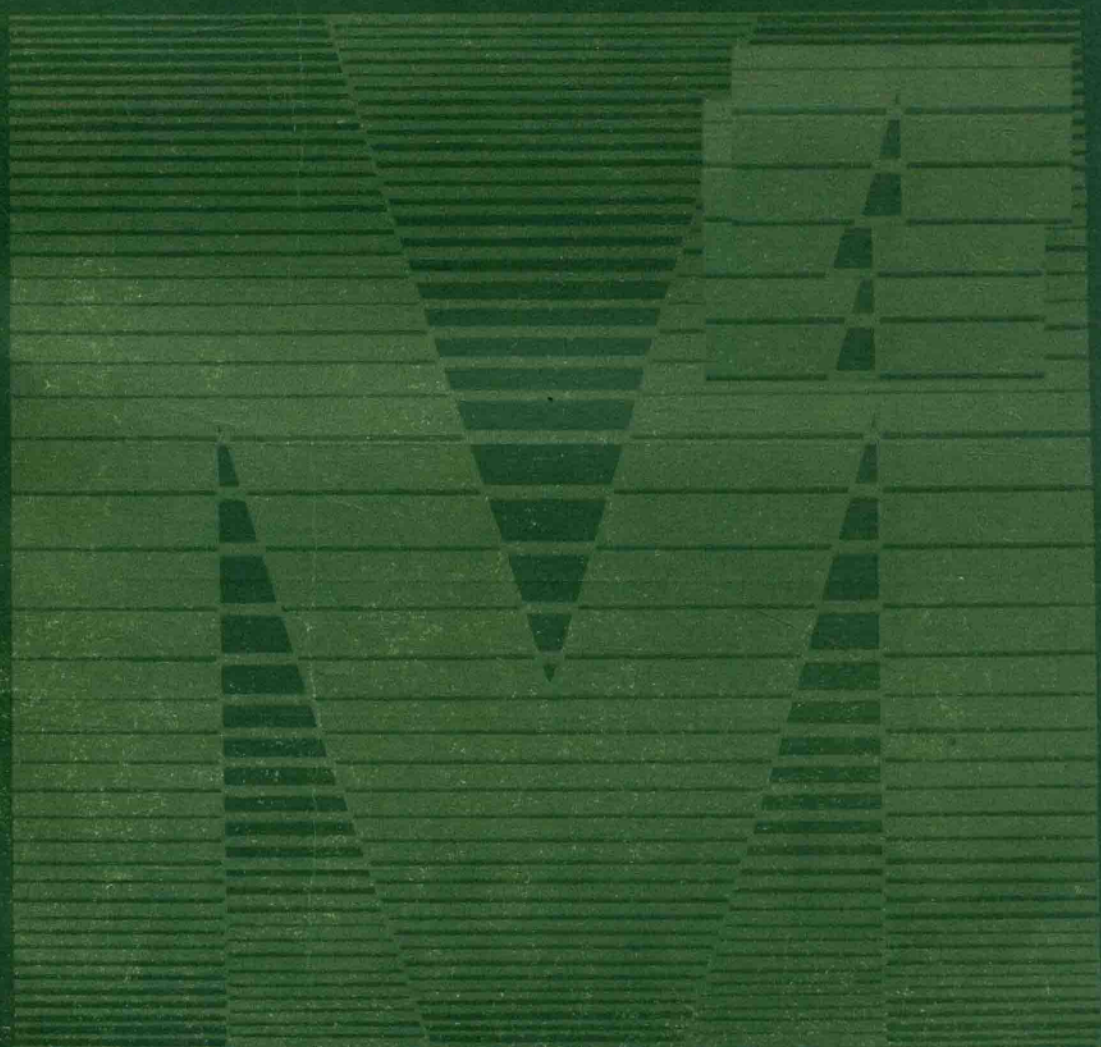


# 美国文学丛刊

1984

(总第十一期)



MEIGUOWENXUECONGKAN

---

短篇小说

---

没有点亮的灯

舍伍德·安德森  
鹿金译(2)

---

甜蜜的咒语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冯亦代译(13)

---

就象一棵树

欧内斯特·盖恩斯  
方欣译(24)

---

皆因帽子

索勒姆·阿拉奇姆  
刘国彬译(39)

---

中篇小说

---

生活的教育

辛茜娅·奥齐克  
郑之岱译(45)

---

乔治的母亲

斯蒂芬·克雷恩  
李自修译(71)

---

诗 歌

---

向中国大师致敬

——美国现当代诗人仿中国诗选

赵毅衡 编译(103)

---

---

评 论

- 
- |        |               |
|--------|---------------|
| 风格与风格学 | 瑞内·威列克 奥斯丁·瓦伦 |
|        | 陆 凡 译(112)    |
- 

- |                   |          |
|-------------------|----------|
| 西方文学中当代人的典型形象     |          |
| ——试评美国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 | 施咸荣(120) |
- 

- |                      |          |
|----------------------|----------|
|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 (1914—1945) | 董衡巽(125) |
|----------------------|----------|
- 

- |                   |          |
|-------------------|----------|
| 野 草               |          |
| ——惠特曼“自我之歌”一诗中的意象 | 王誉公(132) |
- 

- |           |          |
|-----------|----------|
| 美国的现实主义戏剧 | 郭继德(141) |
|-----------|----------|
- 

回 忆 录

- 
- |         |            |
|---------|------------|
| 觉醒：一段回忆 | 阿纳·邦当      |
|         | 黄杲炘 译(152) |
- 

- |      |     |
|------|-----|
| 封面设计 | 王康乐 |
| 责任编辑 | 施咸荣 |
| 技术编辑 | 张 颖 |
-

---

评 论

- 
- |        |               |
|--------|---------------|
| 风格与风格学 | 瑞内·威列克 奥斯丁·瓦伦 |
|        | 陆 凡 译(112)    |
- 

- |                   |          |
|-------------------|----------|
| 西方文学中当代人的典型形象     |          |
| ——试评美国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 | 施咸荣(120) |
- 

- |                      |          |
|----------------------|----------|
|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 (1914—1945) | 董衡巽(125) |
|----------------------|----------|
- 

- |                   |          |
|-------------------|----------|
| 野 草               |          |
| ——惠特曼“自我之歌”一诗中的意象 | 王誉公(132) |
- 

- |           |          |
|-----------|----------|
| 美国的现实主义戏剧 | 郭继德(141) |
|-----------|----------|
- 

回 忆 录

- 
- |         |            |
|---------|------------|
| 觉醒：一段回忆 | 阿纳·邦当      |
|         | 黄杲炘 译(152) |
- 

- |      |     |
|------|-----|
| 封面设计 | 王康乐 |
| 责任编辑 | 施咸荣 |
| 技术编辑 | 张 颖 |
-

# | 没 | 有 | 点 | 亮 | 的 | 灯 |

舍伍德·安德森

鹿金译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被认为是有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小城镇生活，着重描绘心理和气氛。本刊总第三期（1982年第1期）曾介绍过他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本篇也选自短篇小说集《林中之死和其他故事》（1933），内容着重写生活在小城里的父女俩深埋在心底的感情，等到双方都想吐露这种感情时，却为时已晚。在描写人物心理和渲染气氛的艺术技巧方面，这篇故事颇具特色。

——编者

有一个礼拜天黄昏，七点钟，玛丽·科克伦走出她跟她爸爸莱斯特·科克伦医生一起住的那些房间。这是一九〇八年六月，玛丽十八岁。她沿着特里蒙特街一路走到梅因街，穿过火车铁轨，来到梅因北街，街道两旁尽是小店铺和式样俗气的房子，礼拜天这一带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安静而没有生气的地方。她刚才跟她爸爸说，她上教堂去，可是并不打算干这样的事情。她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要独自个儿出去想一想，”她一边慢腾腾地走，一边跟自己说。她认为夜晚的天气看来很好，犯不上坐在挤得密密匝匝的教堂里消磨时间，听一个人谈显然跟她自己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事情。她自己的事情眼看就要到紧要关头，该是她认真地考虑一下未来的时候了。

玛丽这样心事重重，认真思索的心

境，是上一天黄昏跟她爸爸的一场谈话引起的。没有一点儿开场白，他很突兀和出乎意料地跟她说，他害上了心脏病，随时都可能死亡。当时，他们一起站在医生的诊所里，他向她透露了这个情况。诊所后面是父女俩居住的那些房间。

她走进诊所，发现他独自个儿坐着，那时候，外面的天色在黑下来了。诊所和居住的房间是在伊利诺斯州亨特斯堡这个小城的一所木房的二层楼上。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站在他女儿身旁，一扇俯视特里蒙特街的窗附近。就在梅因街的拐角上，不断传来造成小城里礼拜天的夜生活的压低了的说话声音；开往东面五十英里外的芝加哥的晚车刚过去。那辆在火车站上接旅客的马车从林肯街上蹄声得得地驶来，穿过特里蒙特街，向梅因南街上那家旅馆驶去。马蹄扬起的一片灰尘飘浮在平静的

空气中。一伙散散落落的人跟在马车后面；特里蒙特街上那一溜儿拴马柱前已经排满轻便马车，那些庄稼人和他们的妻子就是赶着这种马车在黄昏上小城来买点东西，聊聊天。

火车站上来的那辆马车过去以后，又有三四辆马车驶到这条街上来。有一个年轻人扶着他的爱人从一辆马车上跨下来。他带着温情脉脉的神态抓住她的一条胳膊；玛丽过去有许多次产生过被男人用手这样温柔地挽扶的愿望，几乎在她爸爸宣布即将死亡的同时，她心中又涌出这种愿望来了。

当医生开始说话的时候，在特里蒙特街上，面对科克伦父女住的那所房子，开了一家出租马车行的巴尼·史密斯菲尔德吃罢晚饭，回到他做买卖的地方来了。他站住脚，给聚集在车行门口的一伙人讲故事，逗得人们哈哈大笑。街上有一个闲人，一个身材结实、穿格子衣服的小伙子，从其他人那儿走出来，站在出租马车行老板前面。他看到了玛丽，想法要引起她的注意。他也开始讲故事，而且他一边讲，一边做手势，挥胳膊，还时不时地回过头去望一望那个姑娘是不是仍然站在窗口看。

科克伦医生用冷淡、平静的声调告诉他女儿，他不久于人世。在这个姑娘看来，凡是跟她爸爸有关的事情一定都是冷淡和平静的。“我有心脏病，”他直截了当地说，“好久以前，我就怀疑害上了这种病；礼拜四，我上芝加哥去的时候，找专家检查了一下。事实上，我随时都可能死亡。要不是为了一个理由，我本来不会把情况告诉你的——我简直没有什么钱留下来，你得为将来的日子打主意。”

医生向窗口走得更近一点，他女儿就站在窗前，一只手摆在窗框上。他透露情

况以后，她的脸微微苍白，她的手直打哆嗦。尽管他装得很冷淡，他却被感动了，想要安她的心。“得了，”他犹豫不决地说，“也许归根结蒂，没什么大事情。别焦急。我要是不知道那些专家的诊断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的话，哪儿还能算是个开业了三十年的医生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害上了心脏病，可能拖上好多年哩。”他不自在地笑起来。“我一直听到别人说，人要长寿，最好的办法是害心脏病。”

医生说了这些话，转过身去，走出诊所，走下木楼梯，到街上去。他说话的时候，原想用一条胳膊搂住他女儿的肩膀，可是在他跟她的关系中，他从来没流露过一点儿感情，没法把严严实实藏在心中的情绪充分表达出来。

玛丽站了好久，俯视着街上。那个穿格子衣服的人叫杜克·耶特尔，已经讲完故事，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她转过身来，向她爸爸刚才走出去的那扇门看去，感到害怕起来。她有生以来从没遇过一个温暖和亲切的人。尽管夜晚挺温暖，她却直打哆嗦，接着带着小姑娘的姿态把一只手很快地在眼睛上掠过。

这个姿势只是表示她想抹去笼罩着她的恐怖的阴云罢了，但是被杜克·耶特尔所误解，他这会儿站在出租马车行前面跟其他人隔开一点儿的地方。当他看到玛丽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他露出了微笑，赶快转过头去看看，肯定他没受人注意，然后头猛地一扭，做了几个手势，表示他希望她下楼到街上来，在街上他就会有跟她在一起的机会了。

礼拜天黄昏，玛丽穿过梅因北街，拐到威尔莫特街上，这是一条工人们居住的街道。那一年，象征芝加哥的工厂向西面

草原上那些小城蔓延的迹象刚来到亨特斯堡。一个芝加哥家具制造商在这个沉睡着的农业小城里开了一家工厂，芝加哥那个城市里的工会组织已经开始在找他的麻烦，他希望用这个办法来逃避麻烦。在小城的北部，在威尔莫特、斯威夫特、哈里森和切斯特纳特这些街道上，在盖得很差的寒酸的木房里，住着工厂里的大多数工人。在温暖的夏夜，他们都待在房子前面的走廊上；一伙孩子在尽是灰尘的街上玩。红脸的男人们穿着白衬衫，没戴领子，也没穿外套，睡熟在椅子上，要不，就伸手伸脚地躺在房子门前的一片片狭长的草地上或是梆硬的泥地上。

工人的妻子们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站在把院子隔开的栅栏旁聊天。谈话不断地进行着，好象汨汨的河水流过那些炎热的小街；偶然从那片低沉的声音中响起一个女人尖锐而清晰的说话声。

两个孩子在街上干起架来了。一个肩膀粗壮的红头发孩子在另一个轮廓分明、脸色苍白的孩子的肩膀上揍了一拳。其他孩子们纷纷跑来。红头发孩子的妈妈喝住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开打。“住手，约翰尼，我叫你住手。你要是不住手的话，我要扭断你的脖子。”那个女人尖叫着说。

那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转过身去，从他的对手身旁走开。他悄悄地在人行道上溜走，从玛丽·科克伦身旁经过的时候，他那双流露出憎恨的尖锐的小眼睛抬起来看她。

玛丽很快地走着。她故乡的这个新地区 and 那儿的沸沸扬扬、气势汹汹、吵吵咧咧的生活，对她有极大的魅力。她自己的本性中也蕴藏着阴郁和怨恨的成份，使她对这个拥挤的地方感到挺自在，在这儿人们过着阴郁的生活，有时候会揍上一拳和咒骂一声。她爸爸的习以为常的沉默、她爸

爸和妈妈的不幸的婚姻生活之谜，影响了这个小城里的人们对她的态度，使她自己过着寂寞的生活，促使她产生一种相当固执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来应付她没法理解的生活中的种种事情。

在玛丽的思想深处，对冒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敢的决心。她好像是森林中的一只小动物，在狩猎运动员的枪下失去了妈妈，被饥饿所逼，出来找寻吃的。那一年，她黄昏时候在她这个小城迅速发展的新工厂区里独自个儿已经走过二十回了。她十八岁了，开始象个成年女人；她还感到城里别的跟她一样年纪的姑娘都不敢独自个儿在这样一个地方走。这个感觉使她稍微有点儿骄傲；她一边走，一边大胆地东张西望。

在威尔莫特街上的工人中，那个家具制造商招到这个小城来的那些男男女女中，有许多人讲外国话。玛丽走在他们中间，喜欢听他们的陌生的说话声音。待在这条街上使她感到她已经离开这个小城，是在往异国的航途中。在梅因南街上，或是在东城那些尽是住宅的街道上，住着她一向认识的年轻男女，还住着商人、职员、律师和亨特斯堡比较富裕的美国工人，她总是感到那儿对她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敌意。那种敌意并不是由于她自己的品质有什么毛病。这她倒是有把握的。她几乎不与什么人来往，所以事实上很少人认识她。“这无非是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她跟自己说，而且并不经常在城里跟她同一阶层的姑娘们住的那些地方走动。

玛丽经常来到威尔莫特街，所以许多人开始觉得认识她了。“她是哪个庄稼人的女儿，有上城里来走走的习惯，”他们说。一个红头发、大屁股的女人从一所房子的前门出来，向她点点头。在另一所房子旁

边一片狭长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年轻人，背靠着一棵树。他在抽烟斗，可是他抬起眼一看到她，就把叼着的烟斗拿在手里。她断定他一定是个意大利人，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漆黑的。“多美啊！你从这儿走过，真算得上是赏光，”他嚷着说，招招手，微笑。

玛丽走到威尔莫特街的尽头，来到一条乡下的公路上。她觉得跟她爸爸分手以后，一定经过很长的时间了，不过事实上她只走了几分钟。公路的一边，小山顶上，有一座坍塌了的牲口棚；在牲口棚前面，有一个大窟窿，窟窿里尽是烧成了炭的木料，从前这儿是农场的住房。窟窿旁堆着一堆石头；石头上爬满藤蔓。在住房的遗址和牲口棚中间，原来是一个果园，园子里长着密密匝匝地缠在一起的杂草。

玛丽好不容易在杂草丛中穿过去，不少杂草都开着密密麻麻的花，她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那块岩石是被搬来靠在一棵老苹果树的树干上的。杂草半遮着她；从公路上望过来，只看得出她的头。她这样隐藏在杂草里，看上去好象一只正在高高的杂草丛中跑的鹌鹑，听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声音，站住脚，抬起头，机警地东张西望。

医生的女儿以前上这个荒芜、废弃了的果园来过许多回。果园在小山上，而这个城市的街道都是在小山的山脚下开始的；她坐在岩石上，能听到从威尔莫特街上隐隐约约地传来的嚷嚷咧咧声。一溜儿树篱把果园跟山坡上的庄稼地隔开。玛丽打算在树旁坐到黑暗悄悄地笼罩地面，动脑筋想出一个关于她未来的计划。她爸爸不久就要去世这个念头似乎既真实又不真实，可是她的脑子没法把握住他肉体即将死亡这个想法。眼下，她没法把她爸爸的死亡想象成他将成为一具埋葬在地下的冰

冷的、没有生命的肉体，在她看来，她爸爸不是将要死亡，而是将要出门，上什么地方去。好久以前，她妈妈就是这么干的。她的思想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犹豫不决的轻松感觉。“得了，”她跟自己说，“时间一到，我也要出发的，我会离开这儿，去见见世面。”有几回，玛丽跟她爸爸一起上芝加哥去待上一天；她一想到不久她可能上那儿去居住，就高兴得入迷了。在她的心目中出现一片幻景：长长的街道上挤满了几千个人，而那些人对她来说都是陌生人。她走在那些街道上，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就会象走出滴水全无的沙漠，进入地上铺满柔软的细草的阴凉的森林。

在亨特斯堡，她一直生活得不开心；眼下，她眼看要长大成人了；她一直呼吸着的沉闷、窒息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叫人受不了。的确没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疑问，涉及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可是她感到存在着一种反对她的偏见。她还是一个小娃娃的时候，传布着关于她爸爸和妈妈的流言蜚语。亨特斯堡整个小城被这件事震动了。当她是孩子的时候，人们有时候用讥讽的同情眼光望着她。“可怜的孩子！真糟糕，”他们说。有一天，在一个阴沉沉的夏天黄昏，她爸爸坐马车到乡下去了，她独自个儿坐在黑暗的诊所窗口，听到街上一男一女提到她的名字。两口子在诊所窗下黑暗的人行的道上磕磕绊绊地走着。“科克伦医生的那个女儿是个好姑娘，”男的说。那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她眼看要长大了，眼下就会引起男人的注意。你还是别去看她的好。她会变坏的。怎么样的妈生怎么样的女儿，”那个女人回答。

玛丽在果园里树底下那块石头上坐了十分或是十五分钟，想着这个小城对她自己和她爸爸的态度。“这本来会使咱们相

依为命的，”她跟自己说，拿不准她爸爸的不久于人世会不会产生多少年来笼罩着他们的阴云没产生过的影响。这时候，在她看来，死亡的形象不久就要拜访她爸爸，这并不是件残酷的事情。死神眼下对她来说，已经变成一个一心为好的可爱、文雅的形象。死神的手一定会从她爸爸的房子外打开门，伸到生活中来。她带着年轻人的残酷心情，首先想到的是新生活可能带来冒险经历。

玛丽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高高的杂草中，那些小虫刚才在黄昏中歌唱的时候受到了打搅，又开始歌唱起来。一只知更鸟飞到她坐在底下的那棵树上，唱出清晰、尖锐、惊慌的调子。小城里那个新工厂区的人声隐隐约约地传上山坡。人声就象远处教堂里召唤人祈祷的钟声。那个姑娘的胸中似乎有什么要迸裂似的；她双手捧着脸，身子慢腾腾地前后摇晃。她对生活在亨特斯堡的男男女女产生一阵热烈、温柔的冲动，随即滴下了眼泪。

后来，路上传来了叫声。“喂，姑娘，”有一个声音在喊叫，玛丽很快地跳起身来。她的温柔的情绪象一阵风那样掠过去了，接着涌上心头的是强烈的愤怒。

杜克·耶特尔站在公路上。他刚才在出租马车行跟前他闲逛的地方看到她在礼拜天黄昏出来散步，就跟在后面。当她穿过梅因北街走到新工厂区的时候，他肯定自己已经赢得了她的欢心。“她不愿被人看到跟我走在一起，”他跟自己说，“那没错儿。她知道得挺清楚，我会跟在后面的，可是在她的朋友都包管看不到她以前，她不要我露面。她有一点儿骄傲，需要杀杀她威风，不过我计较些什么呢。她已经特地给了我这个机会，也许她只是害怕她爹罢了。”

杜克从公路旁往微微倾斜的山坡上

爬，来到果园，可是他走到那个攀满藤蔓的石堆前的时候，绊了一下，摔倒了。他站起身子来，哈哈大笑。玛丽不等他走到她跟前，就向他走去，当他的笑声打破笼罩着果园的寂静的时候，她向前扑过去，用伸开的手狠狠地掴了他一个耳刮子。接着，她转过身去，乘他两只脚还被藤蔓缠住时候，跑出果园，来到公路上。“你要是跟在我后面，或是跟我说什么话，我会找个人宰了你，”她嚷着说。

玛丽沿路走下小山，向威尔莫特街走去。多少年来在小城里流传着的点点滴滴的关于她妈妈的传说，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据说她妈妈在好久以前一个夏天的黄昏失踪了，而且城里一个老在巴尼·史密斯苏尔德出租马车行前闲逛的年轻无赖跟她一起逃走了。眼下，另一个年轻的无赖想要调戏她。这个想法使她勃然大怒。

她在动脑筋，拼命想要抓到一件武器，她可以用来更有力地打击杜克·耶特尔。她在绝望中想到了她那个健康情况已经糟到极点、眼看就要死亡的爸爸的形象。“我爸爸正要找机会杀一个象你这样的人，”她转过身去，面对着那个年轻人嚷着说。他已经摆脱了果园里密密匝匝的藤蔓，跟在她后面来到路上。“我爸爸正要杀个把人哪，因为城里流传着关于我妈妈的谣言。”

玛丽一时冲动，威胁杜克·耶特尔以后，顿时对她自己的感情爆发感到害臊，一路很快地走去，眼泪不断地从她的眼睛里淌下来。杜克耷拉着脑袋，紧跟在她身后。“我没有一点儿恶意，科克伦小姐，”他哀求说。“我没有一点儿恶意。别告诉你爸爸。我只是跟你开开玩笑，我的确没有一点儿恶意。”

夏天黄昏的亮光开始暗淡了。人们三

五成群地站在威尔莫特街上暗沉沉的走廊里或者栅栏旁，他们的脸变成一圈圈小小的、柔和的椭圆形的光。孩子们的声音已经平静下来了。他们也一群群站着。玛丽走过的时候，他们都变得寂静无声，脸抬起着，眼睛盯着她看。“这位小姐住得不很远。她一定跟我们近得象邻居，”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用英语说。她转过头去，只见一伙皮肤黑黢黢的男人站在一所房子跟前。从那所房子里传来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唱催眠曲的声音。

在那天黄昏早些时候招呼过她的那个年轻的男人，这时候显然正要动身去追求他自己的礼拜天黄昏的冒险经历；他在人行道上一路走去，很快地走到黑暗中。他穿着礼拜天才穿的漂亮衣服，戴着一顶黑毡帽，套着白硬领，还显眼地系了一个红领结。硬领白得闪光，使他的棕色的皮肤几乎变成黑色的了。他孩子气地微笑着，笨拙地抬起帽子，可是没说话。

为了要肯定杜克·耶特尔没有跟在自己后面，玛丽回头望着街上，可是在暗沉沉的亮光中看不到他的人影。她的愤怒、激动的情绪平息了。

她不想回家去，可是断定上教堂又已经太迟。从梅因北街上有一条短短的往东的街道，那条街相当陡峭地从一个山坡上向下通到一条小河边一座桥旁，这地方标志着小城从这个方向发展已经到了尽头。她从街上一路走下去，走到桥上，站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望着两个男孩在小河边钓鱼。

一个宽肩膀的男人穿着粗布衣服，从街上走下来，站在桥上跟她说话。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她家乡的人带着感情谈到她爸爸。“你是科克伦医生的女儿吧？”他犹豫不决地问。“我想你不认识我是谁，可是你爸爸认识。”他向坐在长着野草的河岸

旁、手里拿着钓鱼杆的两个男孩指了指。“那两个是我的孩子，另外还有四个孩子，”他说。“另外有一个男孩，我还有三个女儿。我的一个女儿在店铺里干活。她跟你一样年纪。”那个人谈到他跟科克伦医生的关系。他说，他原来一向在农场上扛活儿，只是最近才搬到这个小城来，在一家家具厂干活儿。上一年冬天，他病了好久，又没有钱。他病倒在床上的时候，他的一个儿子从干草棚上摔下来，头上摔开了很深一道口子。

“你爸爸天天来看我们，他把我的汤姆头上的伤口缝起来。”那个工人把脸从玛丽面前转开，手里拿着鸭舌帽站着，向两个男孩望去。“我当时走投无路了，可你爸爸不但照顾我和孩子们，而且还给我的女人钱，上这儿城里的店铺来买我们不得不买的那些东西，吃的啊、药啊。”那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很低，玛丽不得不探出身子才能听到他说些什么。她的脸几乎碰到那个工人的肩膀。“你爸爸是个好人，可我想他不怎么快活，”他接着说。“那个孩子和我身子都好了，我又在这儿城里找到了活儿，可是他不肯收我一个钱。‘你懂得怎样跟你的那些孩子和你的妻子一起生活。你懂得怎样使他们快活。把钱留着，花在他们身上吧，’这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话。”

那个工人走过桥去，沿着河岸走到他两个儿子坐着钓鱼的地方；玛丽呢，扒在桥栏杆上，望着缓缓的流水。在桥下的阴影里，流水几乎是漆黑的。她想，她爸爸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他的一生就象一条始终在阴影中流动的小河，从来没流到阳光下来，”她想，接着恐惧攫住了她，她害怕自己的一生将会始终在黑暗中流逝。她心里涌起一阵对她爸爸的巨大而前所未有的爱；她在幻想中感到他的两条胳膊

膊搂着她。她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直梦想得到她爸爸的双手给她的爱抚，这会儿，这个梦想又出现了。她站了好久，望着那条小河，后来她下定决心这一夜不该白白度过，她要努力实现那个长久萦系在心头的梦想。当她再抬头看的时候，那个工人已经在小河边生起一个小小的火堆。“我们在这儿钓鲑鱼，”他大声说。“火光把它们引到岸边来。你要是想来试试你钓鱼的手段的话，孩子们会借给你一根钓鱼杆的。”

“啊，谢谢你们。今晚我不想钓鱼，”玛丽说，接着她害怕也许会突然哭出声来，还害怕那个人再跟她说话，她会发现自己没法回答，就匆匆走了。“再见！”那个人和两个孩子喊叫。说话声音简直是同时从三个人的喉咙里发出来的，产生一种清脆的、喇叭声似的效果，象一阵欢乐的呼叫掠过她沉重的心情。

当他的女儿玛丽在黄昏出去散步的时候，科克伦医生独自个儿在诊所里坐了一个钟头。天开始黑了，整个下午坐在街对面出租马车行前面椅子和木箱上的那些人回家去吃晚饭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有五秒钟或者十分钟寂静无声。然后，从远处的街上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不久，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来了。

医生不是个很整洁的人，有时候，他几天不刮胡子。用一只又长又瘦的手，他抚摸着自已的相当长的胡子。他的病甚至比他跟自己承认的更厉害；他的心灵好象要从他的肉体中飘出去似的。他这样坐着的时候，时常把双手摆在膝盖上，带着孩子的专心神情望着它们。在他看来，那两只手似乎一定是属于别人的。他变得象个哲人。“我的肉体是件古怪的东西。我在它里面待了这么些年头，简直没怎么使用它。眼下，它就要死亡和腐烂了，一直没

有用旧过。我真不明白，它干吗不另外找一个住户。”他悲伤地为这个想入非非的念头微笑，可是继续想下去。“嗯，我为别人倒费过不少心思，我还使用过两片嘴唇和舌头，可是我没让它们胡乱撒谎过。当年，我的埃伦跟我一起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让她以为我生来是冷冰冰，没有感情的，可是我内心里一直有什么在挣扎，挣扎，想要挣脱出来。”

他记起了，那会儿他还是个年轻人，黄昏时候默不作声地坐在这同一个诊所里她妻子的身旁；他的手多么想越过把他们隔开的那小小一点儿距离，摸摸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头发。

唉，小城里的人个个都预言他的婚姻不会有好结局！他的妻子原来是跟戏班子到亨特斯堡来的一个女演员，戏班子流落在这个小城里。这个姑娘病倒了，又没有钱付住旅馆的房钱。年轻的医生承担起处理这件事的责任，等那个姑娘恢复健康以后，带她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乡下兜风。她的生活一直挺艰苦；在这座小城里安静地过日子这个念头对她产生了吸引力。

后来，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却发现她自己没法跟那个一声不吭的、冷冰冰的男人一起生活下去。传说她是跟一个漂亮、时髦的小伙子私奔的，那是一个同时失踪的酒吧间老板的儿子，不过传说并不确实。莱斯特·科克伦亲自送她上芝加哥去，她在那儿一个正要到遥远的西部各州去的戏班子里找到了工作。然后，他把她带到她住的那家旅馆门前，把钱放在她的手里，一声不吭，甚至没有临别的接吻，转过身去，走掉了。

医生坐在诊所里，重温那个时刻和其他感情冲动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他表面上那么冷淡和沉静，内心里却是深深地激动的。他不明白那个女人是不是知道。

不知有多少次，他向自己问这个问题。他那天夜晚在旅馆门前跟她分手以后，她从来没写信来过。“也许她已经死了，”他想了有上千次了。

一年多以来，有一件事情时不时地要发生。在科克伦医生的心目中，他记忆中的妻子的形象跟他女儿的形象往往要混淆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设法区分这两个形象，想使她们彼此清楚地分开，可是办不到。他微微转过头去，想象自己看到一个白色的女孩子模样的形象从他和女儿居住的那些房间里穿过一扇门走出来。那扇门是漆成白色的，微风从一扇开着的窗外吹进来，吹得那扇门慢腾腾地晃动。风轻轻地、悄悄地穿过那个房间，吹动摆在角落里书桌上的几张纸。传来一阵好像是女人的裙子发出的轻微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医生站起身来，站着直打哆嗦。“这是什么？是你玛丽吗，还是埃伦？”他声音沙哑地问。

从通往街道的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外面的那扇门打开了。医生的衰弱的心脏紊乱地悸动，他沉重地坐回到他的椅子上。

一个男人走进房间。他是一个庄稼人，医生的一个病人，走到房间中央，擦亮一根火柴，举过头顶，喊叫起来。“喂！”他嚷着说。当医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回答的时候，他吓了一跳，火柴从他手中掉下来，在他脚旁发出微弱的火光。

那个年轻人有一双结实的大腿，象两根石柱那样支撑着他沉重的身子，那根掉在地板上他的两条大腿中间的火柴燃烧着小小的火焰，在微风中摇曳的火焰在墙壁上映出一个个跳动的影子。医生的混淆不清的思路没法排除那些幻想，现在他的幻想开始从这个新情况中汲取养份。

他忘掉了那个庄稼人在场。他的思路驶回到他做丈夫的那时候的生活里去。墙上摇曳的光影勾起了他对另一次晃动的亮光的回忆。他结婚后第一年一个夏天下午，他的妻子埃伦跟他一起坐着马车在乡下兜风。他们当时正在布置房间，在一个庄稼人家里看到棚屋里靠墙摆着一面不用的旧镜子。由于镜子的式样设计别致，她喜欢上了它。那个庄稼人的妻子就把镜子送给了她。在回家的路上，年轻的妻子向她的丈夫透露，她已经有了身子。那个医生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激动过。他坐着，双手捧着膝盖上的那面镜子；他的妻子呢，在驾车。当她宣布那即将出世的孩子的时候，她望着旁边的田野。

这个景象在这个有病的人的脑子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太阳正在从路旁长着玉米和燕麦的田野上落下去。大草原上黑沉沉的。偶尔道路的两旁都有短短的一溜儿树，那些树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看起来也是黑沉沉的。

他膝盖上的那面镜子在夕阳的残辉映照下反射出一个巨大的金光灿烂的球，摇摇晃晃地掠过田野，穿过树枝。眼下，他站在那个庄稼人前面，地板上那根燃烧的火柴发出的小小的火光勾起他对另一个黄昏的晃动的亮光的回忆，他以为自己懂得了婚姻和生活失败的原因。在好久以前那个黄昏，埃伦跟他说，他们即将开始了不起的经历——结婚的时候，他仍然默不作声，因为他认为他没法说出什么话来足以表示他的感受。他一直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我过去跟自己说，不说话，她也应该懂得，而且我这辈子一直在对待玛丽的态度上跟自己也说着同样的话。我一直是个傻瓜和孱头。我老是默不作声，因为我害怕表达自己的感情——象一个动不动就犯错误的傻瓜。我一直是个骄傲的人，

又是个孺头。

“今晚上我要干这件事情了。哪怕这会要我的命，我也要跟女儿谈谈了，”他出声说，他的思路回到他女儿的形象上了。

“嗨！怎么啦？”那个庄稼人说，他站着，帽子拿在手里，等机会说明他前来的原因。

医生从巴尼·史密斯菲尔德的出租马车行里带去他的马，赶着马车到乡下去护理那个庄稼人的妻子，她马上要生第一胎了。她是个身材苗条、屁股狭窄的女人，孩子却长得很大，可是医生坚强得近乎狂热。他拚命地工作；那个女人呢，吓坏了，呻吟，挣扎。她的丈夫不断地在房间里进出；两个邻居女人出现了，默不作声地站着，等待差遣。十点以后，一切都结束了，医生准备赶回城来。

那个庄稼人给他的马套上车，带到门口；医生一路赶车回来，感到异乎寻常的软弱，同时又感到坚强。他还得去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简单。他到家的时候，也许他的女儿已经上床了，可是他会叫她起来，来到诊所里。接着，他就会不怕丢丑地把他的婚姻和失败一古脑儿讲给她听。“我的埃伦的确有很可爱、很美的地方，我一定要让玛丽知道。这会帮助她长成一个美丽的女人，”他想，对他自己的决心的力量充满信心。

他在十一点钟到达那家出租马车行门前。巴尼·史密斯菲尔德、年轻的杜克·耶特尔和另外两个男人还坐在那儿闲谈。马车行老板把他那匹马牵进黑暗的马棚。医生背靠在马棚墙上站了一会儿。小城里那个守夜人站着，跟那伙人一起待在马棚门旁；他跟杜克·耶特尔吵起来了，可是医生没听到两人骂来骂去的那些激烈的话，或是杜克看到守夜人那副气呼呼的模

样时发出的响亮的笑声。他被一种古怪的犹豫不决的情绪控制着。有一件事情他一想去做，可是他记不起是什么事情。这事跟他妻子埃伦或是他女儿玛丽有关吗？两个女人的形象又在他的脑子里混淆在一起了，而且更加混淆不清的是，有了第三个人的形象，那个刚才他去为她接生的女人的形象。一切都混淆不清了。他动身向街对面通往他的诊所的楼梯入口处走去，接着站在路上，东张西望。巴尼·史密斯菲尔德已经把他的马牵进马厩后回来了，关上了马棚的门，马车行门上悬挂着的一盏灯笼来回晃动着。灯光在那些站在马车行墙旁争吵的人的脸上投下古怪的、晃动的影子。

玛丽坐在诊所里窗口，等他回来。她非常专心地在想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注意杜克·耶特尔在街上跟人谈话的声音。

杜克来到街上的时候，那天黄昏早些时候的怒火又涌上来了；她又看到他在果园里眼睛里流露出男人的蛮横的自信神情向她走过来的情景，不过不一会儿，她就忘掉了他，只想着她爸爸。她童年的一件事情又萦绕在她的心头了。那是五月里的一个下午，当时她十五岁，要她黄昏陪他一起到乡下去。医生要赶到离小城五英里一户庄稼人家去给一个女病人出诊。当时雨下得很大，路上泥泞得很。他们到那户庄稼人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走进厨房，在厨房里一张桌子旁吃了一顿冷餐。那天黄昏，她爸爸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孩子气，几乎兴高采烈。一路上，他讲了一些话。甚至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玛丽就长得高高的，身段已经有点象大人了。在那户庄稼人家的厨房里吃罢冷餐，他跟她一起在那所房子里转悠；后来，她坐在狭窄的走廊上。有一会儿，她爸爸站在她

的面前。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仰起头，几乎是放声大笑起来。“想到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成年女人，简直叫人觉得奇怪，”他说。“你真的变成成年女人以后，你想自己会有什么遭遇呢？你会过怎么样的生活呢？你会有什么遭遇呢？”

医生坐在走廊上他的孩子身旁；她有一会儿想到他将要用胳膊搂住她了。接着，他跳起身子来，走进房子，撇下她独自个儿待在黑暗中。

玛丽记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起了在她童年的那个黄昏她得到过她爸爸的默默无言的爱。在她看来，是她，而不是她爸爸应该为他们一起过的那种生活受到责怪。她在桥上遇到的那个在农场上扛活的人并不觉得她爸爸冷冰冰嘛。那是因为他自己对那个在他生病和不幸的时刻照料过他的人的态度是热情和友好的。他爸爸说过，那个庄稼人懂得怎样做爸爸。玛丽记起了当她在黑暗中走去的时候，那两个在小河边钓鱼的男孩多么热情地跟她招呼。“他们的爸爸懂得怎样做爸爸，因为他的孩子们懂得怎样关心别人，”她内疚地想着。她也会关心别人的。在这一夜过去以前，她会做到这一点。在那个好久以前的黄昏，她坐在她爸爸身旁赶路的时候，她爸爸又一次采取行动要打破把他们隔开的那堵墙，可是没有成功。哗哗的大雨下得他们得渡过的那些小河都涨水了。当他们眼看要到达小城的时候，他在一座木桥上勒住了马。那匹马神经质地转来转去。她爸爸紧紧地勒住缰绳，偶尔说一句话。桥下，涨水的小河发出巨大的响声；路旁，在一片长长的平坦的田野上，雨水已经汇聚成一个湖。这时候，月亮从乌云后面出来了；风吹过湖水，吹起一阵阵小小的波浪。雨水汇聚的湖面上尽是晃动的月光。“我要把你妈和我自己的事情告诉你，”她

爸爸声音沙哑地说，可是就在那时候，做桥柱的圆木危险地吱吱嘎嘎地响起来；那匹马猛地向前冲过去。当她爸爸重新控制住那匹受惊了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小城的街上了，他又被他的腼腆的、默不作声的性格控制住了。

玛丽坐在黑暗中诊所的窗口，看到他爸爸赶着马车来到街上。他那匹马被带走以后，他不象往常那样马上走上楼梯，来到诊所，而是逗留在马车行前黑暗中。有一次，他动身向街对面走过来了，可是又回到黑暗中去。

那些坐着安安静静地谈了两个钟头的人中间，爆发了一场争吵。杰克·菲希尔，城里的守夜人，一直在讲故事给别人听，讲的是内战时期他亲自参予的一次战斗，可是杜克·耶特尔开始取笑他。那个守夜人生气了。他紧紧地攥着警棍，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杜克·耶特尔的响亮的说话声音打断那个被他的巧妙的措辞折磨得很狼狈的人的尖锐而气呼呼的说话声音。“你应该从侧面攻击那个家伙。我跟你讲，杰克。没错儿，你应该从侧面攻击那个南军士兵，等你对他的侧面攻击得手以后，你应该把那个畜牲揍得屁滚尿流。我就会这么干的，”杜克嚷着说，哈哈大笑起来。“你这样会吵翻天的，吵翻天的，”那个守夜人回答，心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怒火。

那个老兵沿着街道走去，身后传来杜克和他的伙伴们的笑声。巴尼·史密斯菲尔德已经把医生那匹马牵进去以后走回来，关上了马棚的门。马车行门上悬挂着的一盏灯笼来回晃动着。科克伦医生又动身向街对面走去，当他走到楼梯脚旁的时候，回过头去，向那些人喊叫。“明儿见，”他高高兴兴地嚷着说。夏天的微风吹得玛丽的一绺头发掠过她的脸颊。她跳起身子

来，好象有一只手从黑暗中伸出来，抚摸了她似的。她上百次看到她爸爸在夜晚出诊回来，可是以前从未跟待在马车行门前那伙闲逛的人说过一句话。她有点将信将疑，眼下正在从楼梯上走上来的也许不是她爸爸，而是另一个人。

从一磴磴木头梯阶上很响地传来沉重的、拖曳的脚步声。玛丽听到她爸爸放下那个他老是随身带着的小小的方药箱。这个人继续保持着奇怪的高兴和热烈的情绪，可是他的思路乱糟糟的，混淆不清。玛丽想象她能够看到他在门口的黑黢黢的人影。“那女人生了个孩子，”门外楼梯口那个热烈的声音说。“那是谁生孩子啊？是埃伦呢，还是那另一个女人，还是我的小玛丽？”

那个人的嘴里说出一连串话来，他在抗议。“谁刚才生了个孩子？我倒想知道。谁生了个孩子？生命没有作用。干吗要不断地生孩子呢？”他问。

医生的嘴里突然发出一阵笑声；他的女儿探出身子，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一个孩子生出来了，”他又说。“真奇怪，呃，死神一直站在我的身旁，我的双手却在帮助别人生孩子？”

科克伦医生在楼梯口的地板上跺跺脚。“我的脚为了一个生命从另一个生命中出生等得又冷又麻，”他费劲地说。“那个女人挣扎过了，现在我得挣扎了。”

那个有病的人跺跺脚，疲劳而费劲地发表了一番议论以后，接下来寂静无声。从下面街上传来杜克·耶特尔的另一阵响亮的笑声。

接着，科克伦医生从狭窄的楼梯上向后倒下去，直摔到街上。他没发出一声喊叫，只是他的皮鞋在楼梯上碰出卡搭卡搭的声音和他的身子落地发出的响得吓人的砰的一声。

玛丽并没从椅子上站起身子来。她闭着眼睛在等。她的心怦怦地跳动。她浑身软弱，动弹不得；她从头到脚有一阵阵轻微的感觉，好象有一些小生物长着头发一样粗细的柔软脚，在她的身子上玩耍。

是杜克·耶特尔把那个死人送上楼来的，把他放在诊所后面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一个刚才跟他一起坐在出租马车行门前的人跟在后面，神经质地抬起双手又垂下。他的手指头中间夹着一支忘了的烟卷，烟卷的火光在黑暗中晃来晃去。

# 甜 蜜 的 咒 语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冯亦代 译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是个美国籍的犹太女作家兼文学教授。1938年出生于纽约郊区较贫困的地方，但她早年在大学时即以写作为生。196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北汀畔》之后，声誉雀起；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及任加拿大温泽大学的文学教职。几年来发表长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十二部，诗集和文学评论若干卷。

她的作品数量极大，但内容不平衡，主要以“心理现实主义”著称，擅长描绘内心世界怪僻、狂暴以及感情破裂和孤寂无望等等的性格和人物。按《美国文学传统集》的评解：由于她的创作取材广泛，来源丰富，她的独特虚构的作品并没有脱离美国的现实生活；因而使人读来毫不陌生，这些正是一种当前的社会报导、电视新闻、流行杂志和街头巷尾人们所谈论的结晶。

《甜蜜的咒语》也不例外，读来虽觉神秘反常，但是对美国读者看来不足为奇，因为作者用独特的笔法写出了今天美国社会的现实和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危机。故事中人贩子和吸毒者设下天罗地网，不是妙龄女郎和她们的父母所能摆脱得了的。

——译者

她的芳名叫康妮。今年才十五岁，已经养成一种好照镜子的习惯，总爱吃吃地笑着伸长脖子瞧自己玉照的反射，又喜欢回过头来看看别人脸上对自己的反应。为此，她的母亲经常责怪康妮这种表现，因为做母亲的对女儿是无所不知、无时不注意的，特别是她老人家已经没有必要关心自己的玉照了。

“别那样伸着脖子老照着自己的脸！你算个什么人？自以为长得美死了？”妈妈

总这么说她。

康妮对这些听惯了的老一套，不过耸肩皱眉，听而不闻，脑海里却从她母亲的淡妆丰姿中反射出自己确实长得不错；只要人们能话中影射她的美，别的都可以置之不理。说实在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也一度是个美人儿，只要翻一下那些旧相册就明白了；现在既然人老珠黄，瞧着康妮今天维妙维肖的模样，自然觉得有些别扭。

“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姐姐把自己的房

间收拾干净？瞧你把头发打扮成什么疯样儿？——涂的什么怪味儿油？怕是头发里又撒上香水啦？瞧你姐从来也没有那么疯过。”

她的姐姐裘妮已经二十四岁，还呆在家里没有出嫁。姐姐在康妮读书的那所中学里当秘书，这就使情况更糟糕——姊妹俩进出总在一幢楼里——姐姐长得太一般，身材矮胖又古板，反而老受妈妈和姨们的称赞。她们把康妮的一举一动都拿来和她姐姐比，姐姐会省钱、肯帮助妈妈打扫卫生、做饭等等，而康妮只会坐享其成。一句话，妹妹是满脑子的白日梦。她们的父亲多半时间出外工作，晚上回家只求早些吃饭，看晚报，然后上床休息睡觉。他很少找她们聊天，可是母亲一个劲儿在父亲低垂的耳边絮絮不绝地唠叨着家务事，特别对康妮不满，有时使康妮烦躁到只盼妈妈早些死去，自己也死去，一切完结了事。

康妮无处可诉说，只能对同学们发牢骚，常说自己的母亲“真叫人恶心！”康妮天生一付甜嗓子，说起话来又爱用短促的女高音，有时使听者很难分辨这种略带夸张的口吻，说的是不是真话。

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姐姐裘妮平时喜欢和几个女朋友出去闲步，几个和她长得一样平淡矮胖的同学同事们；康妮不甘落后，当然也去找自己的女伴，这样母亲就没话可说。康妮有个最亲密的女友，人家的父亲可不一样，他就愿意把这一批姑娘用汽车送到三英里外的市中心去逛，白天她们可以尽情的跑商店瞧橱窗，一起看电影，到了晚上十一点他又把她们接回家，而且从来不查问姑娘们是怎样消磨时光的。

这批姑娘打扮入时，路人常见她们穿了超短裙短裤，芭蕾舞式的平底鞋，在商

业区的人行道上有时竟用足尖戳着、踏着盈盈轻步过市，纤细的手腕都带了各式各样的带响铃的手镯，指手划脚，边走边说边笑；逢到一个可笑的或是引起她们兴趣的行人，几个姑娘就紧贴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笑语，好像在分享一件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康妮长的是一头深黄色秀发，不同于众，她又偏爱把鬓发高高束到顶上，把余下的长发披散在肩膀和背后。她身上那件高领衬衫两面都可以穿：一面留在家里穿，另一面则为上街露在外头用的。可以说，她身上的一切都带两面性，一为对付家用，一为离家外出用。例如：她的走路姿势，在家像个小孩，蹦蹦跳跳；出外装作大人般的缓慢，好像在细听音乐似的。她的嘴形，平时不涂口红还装傻笑；赴晚会时就鲜红发亮。她的笑声，在家多半是冷嘲式的吝啬——“哈，真滑稽；”在别处笑声就变得带点神经质的女高音，和她纤腕上的手镯发出同样迷人的银铃般的响声。

这几个姑娘有时进商店或者进电影院，多半时间爱在广场四周逛马路，尤其喜欢在交通频繁的要道上急窜过街，蹑入汽车饭店<sup>①</sup>，因为这种地方散立着不少的大小伙子。那家汽车饭店建造得像只矮葫芦瓶，顶端装置着一座自动旋转的男孩像，手举牛肉汉堡包作为广告。有一天夏季的晚上，这几个姑娘刚大着胆子窜过大街，气喘吁吁地来到汽车饭店，前面正好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小伙子伸出脑袋来邀她们上车吃点心，可惜他读书的那家中学是她们最讨厌的。趁此机会给他来个闭门羹，该有多么的痛快！她们宁愿钻进拥挤的汽车行列中，来到灯火辉煌而蚊蝇丛生的冷饮部。这时一个个都脸上显得兴奋

<sup>①</sup>设立路旁不必下汽车就能买到饮食的饭馆。